

加拿大华裔工人的历史

由平权会多伦多分会编译

华裔在加拿大的历史是工人的历史。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华裔工人被加拿大白人殖民者用作低价劳动力来获利以及建设加拿大。在这期间，华裔工人以低价贡献劳力，因劳动受伤、死亡不计其数，同时还受到加拿大国家、社会的歧视。

早在1788年，120名来自广州以及澳门的铁匠和木工抵达温哥华岛附近的努特卡海峡，帮助英国毛皮商人约翰米尔斯船长建造了一座堡垒和一艘40吨的帆船。

约翰米尔斯船长针对华裔工人写到：“在这次的航行，华人被当作实验品运来：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吃苦耐劳的、勤劳和灵巧的民族；他们以鱼和米为生，工资低，雇用他们其实也不是经济考虑的问题；在整个航程中，他们的服务非常让人满意。如果要在美洲海岸建立贸易站，这些人的定居将会是非常有价值的收购。”

1858年6月，一群来自旧金山的华裔工人抵达维多利亚，而后陆续有更多来自香港的工人，加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淘金热。在此时期，加拿大殖民政府依赖廉价华人劳动力来修建小径和马车道路，排干沼泽，挖沟和从事其他各种繁重的工作，来完成不列颠哥伦比亚开发。

到1865年，淘金热的繁荣时期结束。面临不利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多的失业白人工人开始指责华人抢走他们的工作，因为华人愿意为更低的工资工作更长的时间。卑诗省出现了针对华人的敌意，希望与华人社区隔离开来。例如，在卑诗省的维多利亚、纳奈莫和坎卢普斯，市政府强迫华人住在市中心边缘的社区，并称之为“唐人街”。白人认为唐人街是邪恶的地方，但华人认为唐人街给了他们安全、免受骚扰的空间。在1872年，卑诗省更通过法案禁止原住民以及华人投票。

太平洋铁路

1880年至1885年，大约17,000名华裔工人加入建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工作。面临当地反对华人的声浪，总理约翰·麦克唐纳认为招募华裔工人是最便宜的选择。在1882年5月，他告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民，“如果你想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内完成铁路，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来反对华人劳工。目前，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要么你必须拥有这种劳动力，要么你不能拥有铁路。”

建筑铁路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而华裔工人被分配至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例如挖掘隧道和炸药处理。大约有700名华裔工人因工丧生，包含被埋葬在倒塌的隧道；有的死于岩石爆炸，有的因未完工的桥梁倒塌而在河流里淹死；而更多的人死于疲惫和坏血病。

此外，华裔工人和白人工人的报酬不同。华裔工人的工资是每天1.00加元，他们必须购买自己的自己的露营和烹饪用具。相比之下，白人工人的工资为1.50到2.5加元之间，而且不必为他们的装备付费。在1885年铁路启动仪式中，没有一位华裔工人被邀请参与这个历史性时刻。大多数的华裔工人在铁路完成之时已被解雇。

人头税 排华法案

1885年，联邦政府在卑诗省的压力下，开始征收人头税。华裔成为唯一的族裔需要缴交人头税才能进入加拿大。人头税从1885年的50元，增长至1901年的100元，以及1903年的500元。联邦政府总共收到2300万加元的人头税。在那个年代，华裔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25元。扣除吃、穿、租、药等费用后，一年只能存43元。人头税的目的是通过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来阻止华裔劳工来到加拿大。尽管税负重，华裔劳工仍继续来，因为中国劳动条件更差。许多华人借钱支付人头税进入加拿大，他们经常用一生的时间还清债务。

“而且我不得不支付人头税，即500元，以及我妈妈不得不付人头税500元，总计1,000元。在那个年代的钱，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是1922年。我父亲用了17年来偿还这个1000元的贷款。”

——James Pon

那时，当一艘通常载有一百名或更多华裔乘客的船抵达维多利亚时，他们在码头上排起长队，接着被押送到监狱式的移民办公室。他们接受体检，然后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可以缴纳人头税，如果不能，则必须等待亲戚或朋友来缴纳税款。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而在此期间，华裔移民被限制在每个出口都被铁栅栏和铁条覆盖的房间，以防止他们逃跑。他们在墙上雕刻或书写中国诗句，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痛苦。有一首诗说：“存积百元，离故乡异乡。令我惊讶的是，我被关在牢房里！我既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也看不到我亲爱的父母。一想到他们，眼泪就开始流下来。我可以向谁倾诉我的悲伤。”

鉴于人头税未能阻止华裔移民潮，联邦政府于1923年通过了《排华法案》，排除所有华裔进入加拿大。这条法律于1923年7月1日生效，华裔人称加拿大国庆日为“屈辱天”。在1923年至1947年排华法案的时期，进入加拿大的华裔移民几乎完全停止，许多华裔也因此无法与家人团聚。许多丈夫会在加拿大工作、偿还债务，而他们的妻子、孩子居住于中国。华裔主要居住在温哥华、维多利亚、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尼伯的唐人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一个重大事件转折点，因为许多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华裔参居。联邦政府在1947年废除排华法，退伍的华裔军人扮演重要的角色。

“花了17年。在我爸爸七个月大时，我的爷爷回来了加拿大，而我爸爸没有去加拿大，直到他17岁。我爸爸的记忆里没有父亲，对于拥有父亲也没概念，因为他的爸爸都不再身边。

- Alexandria Sham

参考资料：

<https://www.leg.bc.ca/dyl/Pages/1872-Indigenous-and-Chinese-Peoples-Excluded-from-the-Vote.aspx>
https://www.sfu.ca/chinese-canadian-history/chart_en.html#